



闽籍将军



从瓦匠到中将——

刘忠 传奇

钟兆云 苏剑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籍·将·军

从瓦匠到中将—— 刘忠传奇

钟兆云 苏 剑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忠传奇/钟兆云, 苏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7

ISBN 7-211-03657-5

I. 刘... II. ①钟...②苏... III. 刘忠-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852 号

闽籍将军丛书

刘忠传奇

LIUZHONG CHUANQI

钟兆云 苏 剑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 印张 2 插页 213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11-03657-5

K·275 定价: 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1

将军的脚步

- 1 | 黄连树上结苦瓜
- 7 | 十二岁的泥瓦匠
- 11 | 庄背庙举事
- 19 | 红苗子

2

转战闽赣

- 24 | 首战连城
- 27 | 枪口救战友
- 30 | 恶战
- 33 | 改造“梭镖团”
- 35 | 龙冈之战
- 38 | 横扫千军如卷席
- 41 | 通过敌空隙
- 43 | 洪石寨血战和张赤男之歿
- 46 | 东征探路回才溪

53	泥腿子开洋荤
56	回师赣南
60	红五团
62	处分
65	组建侦察科

3

长征先锋

69	良机之失
74	抢渡乌江占遵义
79	智过彝民区
85	大雪山上踩条路
87	冒死尝百草
90	生死大草地
92	天险腊子口
95	毛泽东点将
98	组建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
101	骑兵侦察
105	会宁之行
108	军委急电·左权“还账”

4

抗战岁月

112	抗大毕业
115	喜结连理
119	瓦窑堡消除摩擦

122	痛失爱子
125	“南瓜不能瓢里烂”
128	救养子舍亲生
131	护送邓小平
135	偏师借重贤内助
140	上策
143	尚庄的较量

5

驰骋华北战场

148	一瓢水浇长子城
154	老爷山大堵击
158	急进桃川
161	忍痛撤兵
165	解放战争第一仗
169	“天下第一旅”之亡
176	夫妻英模
178	保卫延安
181	“土狗子”
186	老乡搭档
191	太原战役的奠基之作

6

进兵大西北

196	大丈夫四海为家
199	西行之艰
202	途中救灾

- | | | |
|-----|--|------------|
| 205 | | 马家军的克敌 |
| 208 | | 黄土高原的红旗和白旗 |
| 211 | | 争取敌起义 |

7

西南凯歌

- | | | |
|-----|--|------------|
| 215 | | 夫妻团圆路不平 |
| 219 | | 溶编起义军 |
| 222 | | 剿匪 |
| 225 | | 贺龙面前吐真言 |
| 228 | | 百胜雄师重游长征故地 |
| 230 | | 平叛西康 |

8

本色

- | | | |
|-----|--|---------|
| 234 | | 忠孝难两全 |
| 239 | | 乡亲 |
| 243 | | 面对前妻 |
| 247 | | 中将副院长 |
| 251 | | 访贫问苦救乡亲 |
| 257 | | 政治漩涡 |
| 262 | | 夕阳红 |
| 267 | | 最是故乡情难忘 |

- | | | |
|-----|--|------|
| 272 | | 刘忠年谱 |
| 282 | | 后 记 |

1. 将军的脚步

黄连树上结苦瓜

闻名海内外的客家母亲河汀江，是闽西的大动脉。清澈秀丽的才溪河，是注入滔滔汀江的一支“小血管”。溯溪而上，四周绿岭环绕，两岸竹木丛生，中间田园阡陌，间或小桥人家的才溪盆地，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座花园式的美丽富饶的小山乡，就是号称“山歌之乡”、“建筑之乡”、“将军之乡”的上杭县才溪乡。

很早以前，这里阒无人烟。元末明初，中原干戈不止，为躲避战乱，客家人纷纷逃向南方的深山僻壤，其中一群人迷上了此处的秀丽、宁静和安详，欣然于斯安营扎寨。经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开山垦地，这块土地变得更加富饶，人烟渐稠，庐舍渐增。据史书记载，在才溪定居的客家人最多时达二十四姓。

在这二十四姓中，从河南彭城郡经颠沛流离辗转跋涉来的刘氏是小姓弱族。封建宗族大姓欺小姓的挤压，使他们只求偏安一隅，世世代代，几十号人蜗居在刘屋角。刘屋角占地不足半平方

公里，坐落于才溪盆地的“锅底”。每逢春夏山洪肆虐之时，无情的洪水漫进他们的厨房、卧室，冲塌他们的猪栏鸡舍，他们只得腋抱烂被破席，耳听子哭娘嚎，泪水和着雨水，眼睁睁地看着那份用血汗换来的仅有的一点点“家产”随波逐浪滚滚南流而去。而每逢秋冬季节，他们并没有寻常农家的那种“半年辛苦半年闲”的悠闲得意。为了不让近百年来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干打垒低矮土屋遭受凛冽北风的袭击，家家户户都得赶在风雪交加到来之前，出人出力加固屋背后那半圆形的后围墙。一来卸风，二来抵“刹”，仅这一点，就比乡里其他贫穷人家多了一份辛酸和苦难。

时间定格在公元1906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一轮明月悬挂高空，银辉泻地。刘屋角西边横屋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唔敢唔敢”的婴儿啼哭声。

早在屋外焦急等待的大伯公闻声忙关上小门走进里屋门外，只见儿子庆喜高兴地说：“爹，连秀她生了个男的。”大伯公听罢双掌合十，喃喃而语：“祖宗有眼，苍天保佑，三代独丁，总算又有一条金线吊葫芦罗！”

客家人的规矩，产妇临盆后要马上杀只小公鸡给她吃，以清除母体内的淤血，尔后是每餐米酒冲姜煎鸡蛋下饭催奶。庆喜忙点火查看鸡厩，却怎么也不见那只小公鸡，心里好不惊慌，紧接着拉开抽屉，也不见一只鸡蛋。他脑门直冒冷汗，惊叫道：“都准备好好的，咋不见了？”

刚才孩子出生时的大出血，使得产妇林连秀几次昏迷过去。此时，躺在床上的她听到丈夫的惊叫声，缓过神来微微睁开眼睛：“前个圩天，家里洋油瓶空了，盐也没了，我背着你和爹把鸡和鸡蛋卖了换油盐了。”说完又闭上了眼睛，滚出两串晶莹的泪珠。

“咳……”庆喜正欲发火，可马上克制着忍下来，穷困潦倒的家境，能怪怨谁呢？孩子既然出生了，再穷再苦也得按“规矩”办，

要不，让妻子落下一身月子病，害得孩子缺奶水吃，那才害苦全家一世哩！他爱怜地看了妻子和身旁的婴儿一眼，温柔地道声“我借鸡、借蛋去！”便前脚紧跟着后脚出了门。

好心的伯母、婶婶们听庆喜一说，忙从自己的家里拎出小公鸡，送来几个鸡蛋，七凑八合地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又七手八脚地生火做饭忙开了。

算是能将就几天了，大伯公和庆喜父子俩嘴角才掠过一丝笑意。饭桌前，庆喜说：“爹，物有名，人有姓，无名无姓尿勺柄，你给孙子取个名字吧！”

大伯公抬起头凝视着天井上空的那轮银盘，若有所思，良久才说：“他这一代属‘永’字辈，他又是中秋之夜带着月华来到这世上的，我看就叫‘永灿’吧！像月亮那样，永远光辉灿烂。”

庆喜一听，眉开眼笑地连连点头称是：“好，好，这名字爹你安得好，不过，这是读书的名号，家里还得有个小名唤唤才亲热。”他顿了顿，吧嗒着劣质土烟，深有感触地说：“这天下兵荒马乱，我们穷哥们总想盼过个太平日子。再说这世道富人不劳作却三餐吃山珍海味，我们穷人流血汗却吞糠咽菜，太不公平了。我看，小名就安个‘太平’吧！”

大伯公幽幽叹了口气：“是呀，俗话说，‘贱人贱命’，祈求他一生无灾无病，平平安安过日子吧！”

父子俩做梦也没有想到：刘永灿——太平，后来会成为声名赫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军——刘忠。

月挂中天，远处传来头遍的鸡啼。

刚才公公和丈夫为孩子安名的议论，躺在里屋的林连秀听得一清二楚，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她凝神端详着身旁刚刚来到这苦难世界的新生儿，轻轻地拽了拽被角，把他搂近身旁，轻声哼起了凄婉的“催眠曲”：“八月十五月光华，黄连树上结苦瓜；黄连

树下埋猪胆，从头苦到脚底下……”

满月，百日，周年……熬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小太平竟然奇迹般地长到了三岁。也许是穷人的命大，虽然因为母亲奶水不足，他长得瘦骨嶙峋，可那对乌黑而圆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动显出几分精灵，倒也人见人爱。

这一日，刘庆喜的结拜同年（同庚）王添升来到刘家诉说着满腹苦衷：老婆的肚子不争气，连生四胎，全是清一色的赔钱货，前面三个硬是拉扯到了七岁、五岁、三岁，可这手中抱着才过周岁的四娣子实在不堪重负无力再养了；心想丢在大路口或庙宇里让人捡去，可又于心不忍……女儿，毕竟也是自己的心头肉呀！

两家亲戚多年的交往，宽厚仁慈的大伯公深晓王添升忠厚的秉性和贫穷的家底，听罢他的诉说，忙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抱过来养吧！一来救条人命值千金，二来给我的太平配做‘等郎妹’，省得将来结婚费神费事。我老了，在世时日不多，也可了却一桩心事。”尽管刘家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老人的提议，还是博得了庆喜、连秀的一致赞同：“添双筷子加个碗，只是连累你女儿陪苦了。”

王添升见自己的四娣子有着落了，感激得流下了两行热泪。

“穷人难度四月荒，朝晨稀粥照屋梁；中午食的‘牛蹄子’，夜哺树叶夹苍糠……”这是黑暗悲惨的才溪社会现实，这是悲天悯人的血泪控诉。小太平面对的这个世道并不太平。两年后的农历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忍饥挨饿的爷爷离开了人世。

人死入土归山。穷得“刮痧溜楼梯”连个铜板也抠不出的刘家，上哪儿找钱买棺材呢？难道能把这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用一条破席或烂谷筐一捆草草收殓了事？！不行！夫妻俩咬咬牙，决定把门前半亩秧田典当给本家地主“翻生狗”。

天下乌鸦一般黑。“翻生狗”靠酿酒开店起家，起初是放贷收

息敛财，接着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兼并土地，慢慢成了小有名气的地主。这回见刘庆喜找上门来，自然又是一番“口甜心里苦”：“看在房亲族叔的面上，借给你十吊铜钱料理大伯公的丧事。半亩秧田典押，期限一年。不过，空口无凭，立个字据，到时免得兄弟叔辈逆了面子丢了人情啊！”

土地是穷人的命根子。送别了老人，刘庆喜躺倒在床上睁大眼睛数点着屋顶的瓦片，盘算着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薄竹子不耐削”，他孱弱的身骨终于招架不住忧愤的袭击，病倒了。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倔强的林连秀在丈夫的病榻前搂抱着太平和四娣，流着眼泪咬紧牙关暗暗起誓：“老天要诛我一家，我偏要和老天作对！我要活下去，我要抗争，我要把丈夫救活过来，我要把这对孩子扯大成人……”

生活不是唱山歌。谁知晓，刘庆喜一病就是三年。三年来的千多个日日夜夜，林连秀起早摸黑头顶烈日脸迎寒风忙完了地里忙家里。她把家里能值几个钱的东西拿去押当，直到再没有什么可作抵押的了。艰难、屈辱和血泪并没有使她退却，她横下一条心：借债给丈夫治病。债主却冲着她嗤笑不已，末了还要来一番奚落：“你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偿还债务？吃了什么神符死守那个穷鬼？带着两个毛小孩，月亮没望望星子（孙子）？”

天无绝人之路。林连秀在冷嘲热讽中扭头就走，背起柴刀上了山。裂了几道血口砍下一担担柴木后，又得赶在墟天再挑去叫卖，以便能为丈夫抓回点药，多余的还能换回点油盐。母亲每次上山砍柴，太平总要带着四娣跟在后面挖野苋菜和苦斋草，碰上好运气，还能采摘到半畚箕鲜甜的红菇、松菇和瓦片菇呢！

苍天有眼，在林连秀的精心照料下，庆喜终于能下床走动了。这年的除夕一大早，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杀猪声不绝于耳。习惯了一年到尾机械劳作和三餐粗茶淡饭的刘氏一家人，才从淡漠

年节的麻木中醒过来。刘庆喜看了看瘦削得像一枝茅杆的妻子，又望了望两个坐在门槛上眨巴着眼睛看着别人宰鸡杀鸭而舔着指头流着口水的孩子，心头紧缩一阵，感到无限的内疚：枉为人夫枉为人父啊！说什么也得给长年不知肉味的妻子和孩子尝尝新！他一声不吭地从后门溜出，默默地来到墟场。幸好看见一位几年前熟悉的工友正在卖猪肉，刘庆喜硬着头皮悄悄向他诉说一阵后，那位工友爽快地答应赠给他3斤猪肉，并任其选斫。庆喜不敢奢望猪肝、猪腰、蹄爪、粉肠，只选了一块五层花肉——肥瘦各半，既可炸油又可烧食，兴冲冲地往家里赶。

离家门老远，太平和四娣就高兴得像皮球似的从门槛上弹跳起来，扑向庆喜，一人抱住一条大腿，大声嚷着：“过年罗，我们也有猪肉吃哩！”正在此时，庆喜脸色陡变，弯腰挣脱两个孩子的纠缠，慌里慌张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厨房，把猪肉丢进饭桌顶上的吊篮里，就急忙闪躲进了屋檐下的柴草堆里。

怎么回事？兄妹俩懵了。太平朝四下一看，不远处正走来岗屋下的“猴精”王赠高。王赠高，尖嘴猴腮，两只滴溜圆的眼珠前架着铜框眼镜，借着王家大姓祖上的财势，捐买了个“太学生”的“功名”而成为全乡有名的“秀才”。凡乡里远近的婚丧红白大事和诉讼官司、文契字据全得向他叩头求写。“睁眼瞎”的农哥们只能任凭这吃了墨水黑了心的家伙举着那根笔杆子随意敲诈。不几年工夫他就成了良田千顷、家财万贯的大地主了。来者不善。太平心里有数：九月重阳节那天，妹妹四娣出麻疹发高烧及治病，自己曾随阿爸到他家向他借来一吊铜钱……

“穷小鬼，有钱买肉，没钱还债吗？”王赠高揪着太平的耳朵，粗声大气地吼问道，“你爹躲到哪儿去了？”

太平踮着脚尖，强忍着疼痛，扭头斜视，一对圆睁的大眼睛射出愤怒的火花。七岁的太平开始懂事了：他知道爸爸的藏身之

处，但绝不能告诉眼前这个恶人，于是搂抱紧被惊吓得呜呜啼哭的四娣，大声回答：“不晓得！”

王赠高气得圆睁双眼。突然，他发现吊篮里滴下一滴血迹，忙伸手往吊篮里一摸，拎出那块猪肉径直走出门去，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哼！我要你们过年也做和尚尼姑——吃斋！”

王赠高走了。庆喜才从柴堆里钻了出来，顾不得拍去一身的柴屑，扑向两个孩子，饱含着泪花把他们抱得紧紧的，紧紧的。太平和四娣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没有哭出声，只是默默地捡去阿爸头上纷乱的柴屑……

又是一个“斋年”。这给太平心中添了一把复仇的火种，也添了一个疑惑：王赠高这厮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凭什么欺负人？

童年本应是欢乐的，可是，留在太平记忆中的童年，却永远是苦涩的。只因为那世道并不太平。

十二岁的泥瓦匠

八虚岁那年，太平看到小伙伴们背上书包进了学堂，心里羡慕得不得了。回家提读书要求，不分日夜劳作的父亲抬起那张饱经沧桑的老脸，无比惊诧：“读书？在我们这个家饭都吃唔饱，哪来的钱给你读书？天作孽，你投错胎了！”

一席话直把太平说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时，母亲走过来了，她用粗糙的手抹去儿子眼角的泪，凄然一笑：“你真的想读书？”

“‘猴精’王赠高凭什么欺侮人，还不是因为读过书！我读了书，就不怕他了！”小太平的怒吼声震撼着母亲的心灵。母亲从孩子的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月亮落了有星子，星子落了天大光，人小志气大，终有出头的一天。她劝说丈夫：“孩子已经八虚岁了，‘小时不读书，长大瞎眼珠’，世世代代都得受压迫啊！让他去读

好了，好歹有我们两公婆，拼死拼活都要缴书费啊！”

大年刚过的正月，夫妇俩匆匆带着太平来到袁坑村的舅父家拜年。舅父其实也是个和刘家一样半斤八两的穷光蛋，可听罢妹夫和妹妹受欺过斋年的诉说，生性秉直的他忙从谷仓里提出一布袋留着度春荒的谷子，说：“这二斗谷子带回家去卖了，买书买笔送他读书去。”

就这样，太平进了私塾时雨学堂。开学的第一天，老教书先生给学生们讲了个举人林宝树的故事。林宝树，邻县武平县武东乡人，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无钱读书，九岁跟随父母下田干活。十一岁那年春节，父亲请人写好一摺春联，让他去张贴。因为他目不识丁，竟把“六畜兴旺猪为首……”的对联错贴在父亲的房门口，又在牛栏门上贴上“夫妻和睦百年偕好，子孙成龙坐山镇海”的春联，惹得乡邻一阵哄笑。从此父母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林宝树也从中受到很大刺激，刻苦学习，决心读书习文摆脱愚昧。后来，他中了举人，当了知县，还著了通俗启蒙读物《年初一》等等。

“年初一，早开门，放爆竹，喜气新，点蜡烛，摆香灯……”太平和同学们跟着老师朗读课文，理解涵义，切身体会客家农村四季生产生活的习俗，从中悟出做人的道理。求知欲旺盛的太平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了老师的得意门生。

一次，母亲林连秀在洗衣服时发现儿子的裤兜里有张纸片，上面花花绿绿写满了那些她根本看不懂的叫字的东西和奇怪的符号。和她同在溪边洗衣服的一位识字妇女接看后，开玩笑地说：“你儿子识字了，就不怕他和别人立了卖房契？”林连秀吃了一惊。

这天中午，太平放学回家，刚踏进家门，母亲就一手揪着他的耳朵，一手狠狠地拍打着他的屁股，又哭又骂：“我们家里穷得‘茶壶当钵钵，菜园抵禾仓’，勒紧裤带供你读书，你却当上了

‘败家子’！”

太平一时感到莫名其妙，忙向母亲争辩：“娘，我忍饥挨饿读书，又没偷家里的东西吃，怎么会是‘败家子’呢？”

“你还嘴硬！你想变卖家财。”母亲恼怒地从衣兜里取出那张白纸黑字的纸条质问道，“这不是卖房契约是什么？”

太平接过纸条一看，又好气又好笑：“娘，这是我的练习草稿呀，记的是一首歌。”见母亲还一脸疑惑，他便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黄连树上结苦瓜，世上最苦穷人家，帽子开花裤打结，三餐糠饭番薯渣……”

这首反映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歌，从儿子的嘴里唱出来，直唱得母亲泫然泪下。大字不识一个的她感到自己错怪委屈了儿子，把太平搂到怀里伤心地哭了：“儿啊，爹娘想办法借钱让你读书，你日后一定要争一口气！晓得算盘字墨了，可不能像‘猴精’一样欺侮穷人啊！”

1918年，段祺瑞操纵了北京政府。社会黑暗，军阀跋扈，地痞横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上杭城乡更是工罢于场、商辍于市、农丧于野、士废于学，劳苦大众怨声载道，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四处乞讨。太平的舅父和父母实在难再从牙缝里挤粮挤钱供他继续读书了。懂事的太平对父母说：“我今年十二岁了，不能再读书了，我要打工去。既减轻舅父的负担，还可为家里挣点油盐钱哩！”

母亲除了流泪，还能说什么：上学，对家境贫寒的农家孩子来说，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啊！自此，太平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老师，离开了同学们，走进了另一个艰辛的世界，开始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帮补家庭生活的重担。

才溪，九岗十三坑，三背七角落，地瘦人穷。世世代代，农人们在农闲季节就放下锄头拿起榔头出外帮人建房筑屋，谋生糊

口，素有“三千榔头八百斧”之称。别无选择，太平投奔了一位姓谢的师傅，学做泥瓦匠。按照常规，三年学徒得从挑水做饭开始。尽管从小跟随父母做惯了田里农活零活，不怕脏不怕臭，可是这矮小瘦弱的躯干怎么也难顶起齐腰高的满满两桶水。太平不想也不敢打退堂鼓，他不愿意再让可怜的父母为自己添忧加愁而伤心落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操起扁担，把水担钩挽起来，终于让水桶底离开了地面，再踮起脚尖打着趑趄挑水。力气小，挑不动满桶水，就盛半桶水，来回多走几圈不就成了。碰上挑水上台阶，桶脚碰阶梯，桶里溅出的水打湿了他一双裤管。他就用双手紧抓着桶耳，咬紧牙关一步一个阶梯来回地往上提。

母亲前来看他，见此情景，心头大恸：“儿啊，你个头还没有水桶那般高，就让你受苦。忍着吧！终有出头的日子！”

他没有泪水，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他相信母亲的话：“终有出头的日子！”

一个工棚几十号工人，工友们吃过饭得赶紧上工去，留下太平一人，对付一日三餐的做饭活。蒸饭又是一个大难题。把一大锅煮熟的饭粒捞起再倒进箩筐般大的饭甑，尔后得再将饭甑放到锅里蒸到冒气。他力气小，犹如“灯草撬石板”，抱不起移不动。怎么办？他凝神静思良久，想出一条绝招：找来一根绳索把大饭甑捆着吊起来，然后在灶台边放上一张小板凳，人站在板凳上，用根竹篙一头插进墙壁缝中，一头架在自己肩膀上，慢慢将饭甑移动再放进锅内。工友们也不得不称赞他：“小鬼小鬼，鬼点子可真多哩！”

然而，太平遭工头臭骂仍是家常便饭。逢上阴雨天，柴禾湿透，尽管他鼓起腮帮对着吹火筒直吹得脸红脖子粗，泪流满面，灶膛里还是光冒烟不着火。工头骂他耽误了开饭时间，对他不是耳光就是脚板惩罚。逢上“打牙祭”，刻薄的师傅买来三二两猪肉煮